



泰国学习者形义字构形意识发展研究—以会意字为例*

The Study of Orthographic Awareness Development of Thai Students on Picto-Semantic Characters: A Case Study of Associative Characters

蔡晶玉

KANSINEE JATUPORNPIMOL

Center for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Languag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China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E-mail: kansineejatu@gmail.com

Received: 18 March 2022 / Revised: 29 April 2022 / Accepted: 30 April 2022

摘要

本研究针对考察泰国学习者形义字构形意识的发展，并以会意字作为形义字的代表。结果显示在高频字的水平上，初级和中级水平的泰国学习者会意字习得的过程是从局部到整字和从整体到局部的加工，即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加工。但是在低频字的水平上，两个水平的学习者会意字习得的过程是从局部到整字的加工，即自下而上的加工。此外，研究结果还发现在低频字的水平上，成字构件对初级学习者认知加工更有优势，但是对于中级水平学习者来说，两种构件之间的作用没有显著的差异。可以说泰国学习者从初级学习阶段就对成字构件和非成字构件具有一定的知识，并且能运用两种构件的表意特点来提取会意字的意义。尤其是成字构件，其表意特点能让初级学习者易于提取低频会意字的意义。

关键词：形义字；会意字；汉字构形意识发展；泰国学生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orthographic awareness development of Thai students on picto-semantic characters, and the associative characters were us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picto-semantic characters. The result shows that elementary and intermediate students used both bottom-up and top-down model in learning high frequency associative characters, but both levels of students more rely on bottom-up model in learning low frequency associative characters. Moreover,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ormation

* 本成果受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认知科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资助（2020JDCX01）



components are more beneficial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in learning low frequency associative characters. However, for intermediate students, both formation and non-formation components have the same effect on their learning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ai students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knowledge about formation and non-formation component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ir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s. Moreover, students also can use the ideographic features of each kind of components to access to the meanings of associative characters, especially in low frequency associative characters, the ideographic features of formation components seem to be more beneficial for the elementary students.

keywords: picto-semantic character; associative character; orthographic awareness development on Chinese character; Thai students

一、引言

汉字构型意识是指“汉字构件意识和汉字构件单元之间的组合规则意识”（王建勤，2005:122）。汉字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是汉语学习中的一个大难关，所以很多研究者不断地考察汉字的构件及其组合规则对学习者的影响，也就是说考察学习者汉字构形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然而，我们发现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学习者形声字形符和声符意识发展研究，而对于没有表音成分的形义字的构形意识发展研究则少见，所以本研究针对考察形义字构形意识的发展，并以会意字作为形义字的代表。

对于汉字构形或汉字正字法研究的相关理论模型主要有三类，即特征分析说、整字加工说和平行加工说或交互作用说。特征分析说认为汉字识别是由部件到整体的加工，即自下而上的加工；整字加工说认为汉字识别是由整体到局部的加工，即自上而下的加工；平行加工说或交互作用说认为汉字识别同时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加工，笔画和部件等成分的加工与整字的加工是平行的，两种加工都相互竞争。

据 Chuanren Ke 等(2003)，第二语言学习者汉字构形意识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成分加工阶段、成分加工阶段以及自动成分加工阶段。在前成分加工阶段，学习者基本上是不能把汉字分解为组成部分，习得汉字时只能采取机械记忆的方式，他们的汉字习得是“整字习得”；在成分加工阶段，学习者有一定的部件意识，他们能把部件的知识运用到汉字学习，如能猜测规则形声字的声符和形符；在自动成分加工阶段，学习者的汉字意识是接近汉语母语者，他们能正确地识别汉字是否合乎汉字的构形规则。

虽然关于外国学习者汉字构形意识的研究已有很多的成果，但是我们发现大部分的研究都针对考察“形声字”，而对于“形义字”的构形意识发展的研究则少见。形声字与形义字的区别在于表音的功能，“形声字”是具有表音成分的汉字，而“形义字”，包括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都是没有表音成分的表意字（孙中运，2001），所以学习者对这两种汉字意义通达的通路可能有所不同。对于“形声字”意义提取的通路，学习者可以从字普通达意义，也可以从字形通达意义，例如：“饱”字，“饣”是形符，表示该字的意思与食物有关，“包”是声符，表示



该字的读音与“bao”具有一定的关联，可以说形声字的形符和声符对学习者意义通达有重要的影响，所以有研究结果证明中级和高级学习者汉字习得的加工阶段是从局部到整体，也就是说汉字的部件知识，包括形符和声符的知识能促进学习者习得汉字。但是对于“形义字”，由于它是没有表音成分的汉字，所以学习者只能依赖字形通达意义，例如：“休”字是“人”和“木”组合起来，意思是人在树下休息，成为“休息”的意思。

总而言之，本研究将针对考察泰国学习者形义字构形意识的发展，并以会意字作为形义字的代表，也就是说考察泰国学习者会意字习得的过程是从局部到整体还是从整体到局部的过程。由于会意字可以分为独体会意字和合体会意字，独体会意字的成绩代表整体习得的加工，合体会意字代表局部习得的加工。另外，为能更了解学习者会意字的认知机制，我们将把会意字的构件分为两种，即“成字构件”和“非成字构件”，进一步考察形义字的各种构件对学习者认知机制的影响。除此之外，还考察其他因素如汉语水平和汉字的熟悉度对学习者形义字认知的影响。

二、实验研究

(一) 研究目的：

本实验的目的是考察泰国学习者形义字构形意识发展，并且考察形义字的构件对学习者认知机制的影响，另外以会意字作为形义字的代表，具体问题包括：

1. 考察泰国学习者会意字习得的过程是从局部到整体还是从整体到局部的过程；
2. 考察会意字的内部构件，即成字构件和非成字构件之间对学习者认知机制的影响；
3. 考察字频对学习者会意字认知的影响；
4. 考察不同汉语水平的学习者之间会意字认知机制是否存在差异。

(二) 研究方法：

1.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2×3 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

自变量一为“汉语水平”，为被试间变量，分为初级水平（大学二年级）、中级水平（大学四年级）两个水平；

自变量二为“会意字类型”，为被试内变量，分为独体会意字、以两个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c+c）¹、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f+c）² 三个水平；

(1) 独体会意字，例如：史、内、反等。

¹ 成字构件+成字构件

² 非成字构件+成字构件



- (2) 以两个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 (c+c)，如：加、取、吹等。
 - (3) 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 (f+c)，如：祝、信、休等。
- 因变量为语义判断的错误率及反应时。
- 控制变量为汉字频率，包括高频字（甲、乙）和低频字（丙、丁）³。

(二) 实验假设

本实验的逻辑是独体会意字的成绩表示汉字整体习得的加工，合体会意字的成绩表示汉字部件或局部习得的加工。本研究所采用的合体会意字还分为两种，即以两个成字构件组成的会意字 (c+c)，以及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会意字 (f+c)。两种会意字的成绩表示会意字的内部构件对学习者汉字符得的影响。本实验的假设如下：

如果独体会意字和合体会意字的成绩差异显著，即独体会意字的反应时或错误率低于合体会意字，则表明泰国学习者会意字习得的阶段是从整体到局部。但是如果合体会意字的反应时或错误率低于独体会意字，则表明泰国学习者会意字习得的阶段是从局部到整体。

如果独体会意字和合体会意字的成绩差异不显著，则表明泰国学习者习得会意字时两个阶段都重要。

此外，如果以两个成字构件组成的会意字与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会意字的成绩差异显著，即以两个成字构件组成的会意字的错误率低于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会意字，则表明成字构件对学习者会意字的认知具有更大的影响。如果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会意字的成绩低于以成字构件组成的会意字，则表明非成字构件对学习者会意字的认知具有更大的影响。

如果以两个成字构件组成的会意字与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会意字的成绩差异不显著，则表明两种构件对学习者起同样的影响。

(三) 实验被试

本实验的被试为在泰国学习汉语的初级水平学习者 20 名，其中包括 15 个女生、5 个男生；中级学习者 20 名，其中包括 19 个女人、1 个男人。初级水平学习者是艺术大学教育学院中文专业的 2 年级学生，所有学习者都通过 HSK3 级；中级水平学习者是艺术大学教育学院中文专业的 4 年级学生，所有学习者都通过 HSK4 级以上。被试的年龄在 18–22 岁之间，所有被试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被试在完成本实验后获得酬劳。(本实验以 4 年级学生作为中级水平学习者，因为其汉语水平只在 HSK4–5 级，认为高级学习者应该是通过 HSK6 级的学习者)。

³ 据《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1992)，常用汉字可以分为四种，即甲级字 (800 个)、乙级字 (804 个)、丙级字 (601 个) 和丁级字 (700 个)，甲级字和乙级字属于高频字，丙级字和丁级字属于低频字。



(四) 实验材料

从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的《论六书之形义文字》和辽海出版社 2014 年出版的《说文解字》选出会意字，其中包括独体会意字和合体会意字。我们将独体会意字定义为：用一个独立的不可拆分的字符所构成的汉字。另外，将合体会意字的定义为：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符所构成的汉字，构成合体会意字可以是形符，也可以是意符。本实验的会意字包括独体会意字 30 个、以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 (c+c) 30 个和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会意合体字 (f+c) 30 个，共 90 个。各种会意字分为高频字和低频字，各 15 字。实验字的笔画最高的为 14 画，最低的为 3 画，平均笔画数 7.37 画。本实验的任务是语义判断，各汉字都提供 2 个选项让被试选择目标字的正确答案，例如：“内”字，其选项是：A. inside、B. outside，“加”字，其选项是：A. add、B. reduce，“休”字，其选项是：A. work、B. rest 等选项。为避免选项的不同位置影响到被试的正确率和反应时，正确的答案在 A 和 B 的位置中各一半。此外，由于本实验的被试都是泰国学习者，为避免选项的意思影响到被试的正确率和反应时，全部的选项都是泰文。

表 1 实验材料举例

会意字类型	汉字	字频	选项	
独体字	内	高	A. inside	B. outside
独体字	丧	低	A. gain	B. lose
以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字 (c+c)	加	高	A. add	B. reduce
以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字 (c+c)	卧	低	A. stand	B. lie
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字 (f+c)	休	高	A. rest	B. work
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字 (f+c)	仁	低	A. brutal	B. kindness

(五) 实验程序与任务

实验过程在泰国艺术大学进行，确保周围环境安静。本实验采用 E-prime2.0 软件进行语义判断任务。被试坐在电脑屏幕前 60 厘米处。实验前向被试介绍实验流程，确保被试清楚实验的操作过程。实验开始时，屏幕上出现指导语，被试按空格键进入实验。将 90 个汉字随机呈现。字体为黑色 70 号宋体，背景为白色。首先在计算机屏幕中央呈现“+”号注视点 500 毫秒，提醒被试注意。接下来呈现会意字，要求被试注视它，呈现 500 毫秒之后消失，接着呈现两个选项，呈现的时间为 3000ms。被试的任务就是判断会意字的意义，例如：先呈现“内”字，然后呈现两个选项“A. inside、B. outside”，如果认为“内”的意思是“inside”，按“A”键，如果认为“内”的意思是“outside”，按“B”键。若 3000 毫秒被试尚未反应，两个选项自动消失。在正式实验前有一个 10 个项目的练习，以便被试熟悉本实验任务的操作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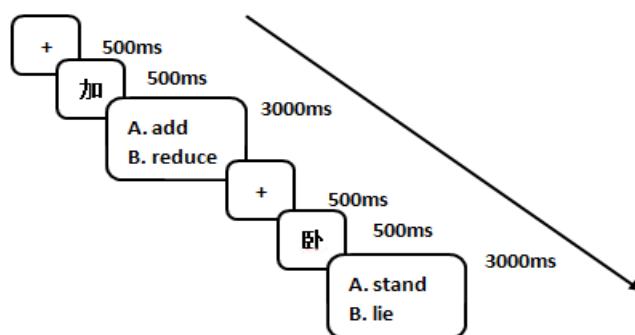


图 1 实验的流程

三、实验结果

我们首先分别对高频和低频会意字语义判断的答案进行核对，其中包括 20 名初级汉语水平的被试（大学二年级）和 20 名中级汉语水平的被试（大学四年级），共 40 人，结果发现所有被试都能完成实验任务，因此初级水平和中级水平被试的成绩都能参加数据分析。接着对两个汉语水平的被试和三种会意字的平均反应时和平均错误率进行两因素混合测量的统计分析。另外，为能更了解字频对学习者会意字构型意识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还分别计算学习者在高频字和低频字的条件下的反应时及错误率。

（一）对高频会意字的方差分析结果

表 2 列举了初级和中级汉语水平的泰国学习者三种高频会意字语义判断任务的反应时及错误率。从表 2 中的结果来看，发现两个水平的学习者语义判断任务的平均错误率都在 20%-35%，并且发现独体会意字的平均错误率高于合体会意字。本实验的因变量是反应时和错误率，要以反应时作为测量指标，一般错误率不应该超过 25%，结果才可靠。由于两个汉语水平的学习者高频字语义判断成绩的错误率大都低于 25%，所以我们以语义判断的反应时作为测量指标。

表 2：初、中级汉语水平的泰国学习者三种高频会意字语义判断任务的反应时(ms)及错误率(%)

汉语水平	会意字类型		
	独体会意字	合体会意字 (c+c)	合体会意字 (f+c)
初级水平 (n=20)	1652.22 (35)	1626.8 (24.67)	1618.03 (24.33)
中级水平 (n=20)	2148.77 (24.67)	1368.11 (21.67)	1383.78 (2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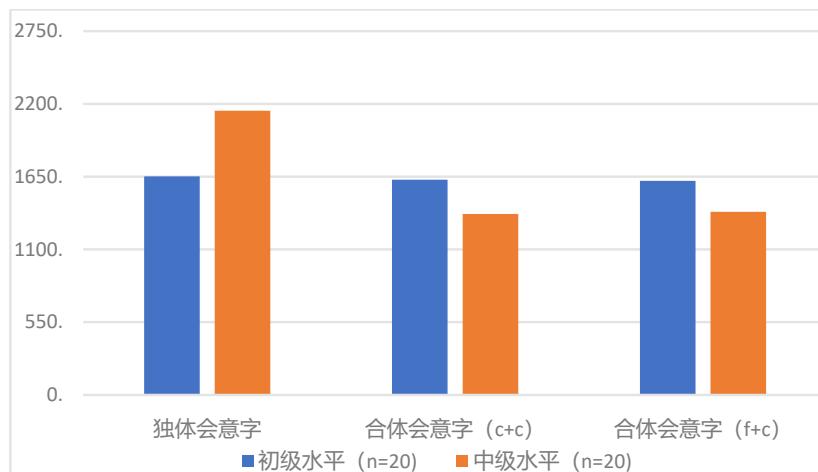


图 2: 初、中级汉语水平的泰国学习者高频会意字语义判断任务的反应时 (ms) 的比较示意图

运用 SPSS26. 0 软件对反应时进行两因素混合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1) 会意字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2, 76) = 1.169$, $p=0.316 (>0.05)$ ，Partial $\eta^2=0.030$ 。多重比较结果显示：独体会意字与以两个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 (c+c)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p=0.844 (>0.05)$ ；独体会意字与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 (f+c)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p=0.869 (>0.05)$ ；以两个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 (c+c) 与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 (f+c)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p=1.000 (>0.05)$ 。总之，独体会意字与两种合体会意字之间的反应时没有显著的差异，并且两种合体会意字，即以两个成字构件组成的会意字 (c+c) 与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合的会意字 (f+c) 之间的反应时也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表明在高频会意字习得过程中，泰国学习者都采用部件成分的加工与整字的加工，即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加工。

(2) 汉语水平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38)=0.000$, $p=0.996 (>0.05)$ ，Partial $\eta^2=0.000$ 。

(3) 会意字类型与汉语水平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76) = 1.003$, $p=0.372 (>0.05)$ ，Partial $\eta^2=0.026$ 。

(二) 对低频会意字的方差分析结果

表 3 列举了初级和中级汉语水平的泰国学习者三种低频会意字语义判断任务的反应时及错误率。从表 3 中的结果来看，发现两个水平的学习者语义判断的平均错误率很高，各种会意字的平均错误率都高于 35%以上，并且发现独体会意字的平均错误率高于合体会意字。由于两个汉语水平的学习者低频字语义判断的错误率都很高，所以我们将以语义判断的错误率作为测量指标。



表 3: 初、中级汉语水平的泰国学习者三种低频会意字语义判断任务的反应时 (ms) 及错误率 (%)

汉语水平	会意字类型		
	独体会意字	合体会意字 (c+c)	合体会意字 (f+c)
初级水平 (n=20)	1798.56(54)	1718.43(42.33)	1837.8(47.67)
中级水平 (n=20)	1709.83(43)	1637.13(42.33)	1693.97(3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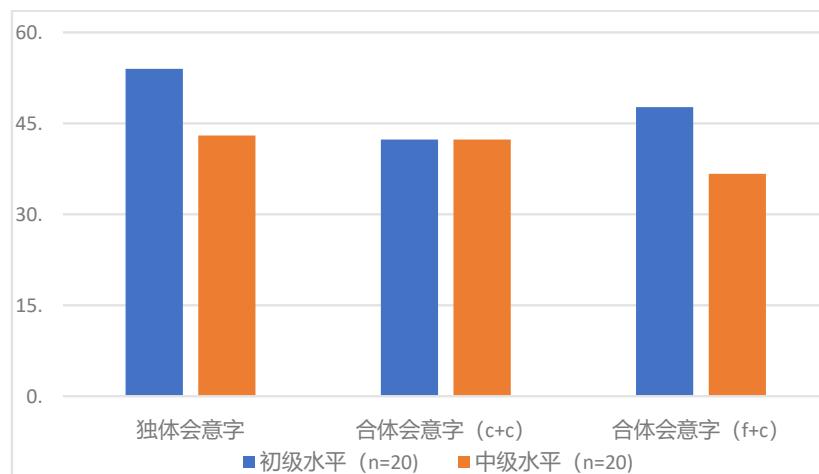


图 3: 初、中级汉语水平的泰国学习者低频会意字语义判断任务的错误率 (%) 的比较示意图

运用 SPSS26.0 软件对错误率进行两因素混合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1) 会意字类型的主效应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F(2, 76) = 3.186$, $p=0.047 (<0.05)$, Partial $\eta^2=0.077$ 。多重比较结果显示：以两个成字构件组合的合体会意字 (c+c) 与独体会意字之间的差异边缘显著，即以两个成字构件组合的合体会意字 (c+c) 的错误率低于独体会意字， $p=0.084 (>0.05)$ ；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合的合体会意字 (f+c) 与独体会意字之间的差异也边缘显著，即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合的合体会意字 (f+c) 的错误率低于独体会意字， $p=0.053 (>0.05)$ ；以两个成字构件组合的合体会意字 (c+c) 与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合的合体会意字 (f+c)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p=1.000 (>0.05)$ 。总之，独体会意字与两种合体会意字之间的错误率具有边缘显著的差异，即两种合体会意字的错误率低于独体会意字，但是两种合体会意字之间的错误率没有显著的差异，所以可以推论两个水平的学习者低频会意字习得的过程是从局部到整字的加工，即自下而上的加工。

(2) 汉语水平的主效应也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F(1, 38)=5.395$, $p=0.026 (<0.05)$, Partial $\eta^2=0.124$ ，即中级水平学习者的错误率低于初级水平学习者。

(3) 会意字类型与汉语水平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F(2, 76) = 2.466$, $p=0.092 (>0.05)$, Partial $\eta^2=0.061$ 。从下面会意字类型与汉语水平的均值显示图上（如图 4 所示）来看发现：对于初级水平学习者来说，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字 (f+c) 的错误率高于以两个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 (c+c)，这表明在低频会意字认知过程中，成字构件对初级学习者会意字意义的



提取更有优势；对于中级水平学习者来说，以两个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 (c+c) 的错误率高于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 (f+c)，这表明非成字构件对中级学习者会意字意义的提取更有促进作用。

由于研究结果显示会意字类型与汉语水平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所以我们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1) 对于初级水平的学习者来说，独体会意字与以两个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 (c+c) 之间的错误率存在显著的差异， $p=0.013 (<0.05)$ ，即以两个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 (c+c) 的错误率低于独体会意字。但是独体会意字与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 (f+c) 之间的错误率没有显著的差异， $p=0.242 (>0.05)$ 。

(2) 对于中级水平的学习者来说，三种会意字之间的错误率没有显著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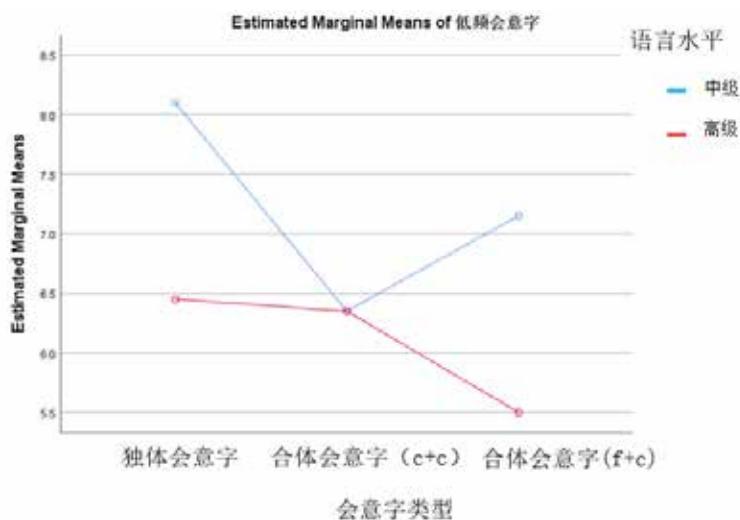


图 4 会意字类型与汉语水平的均值显示图

四、讨论

通过本实验研究的统计分析，我们对初、中级泰国学习者形义字，即会意字构形意识发展的理解如下：

1. 初级水平和中级水平的泰国学习者会意字习得的过程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的加工，即平行加工。本研究结果发现在高频会意字认知过程中，汉字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这表明两个水平的学习者在高频会意字认知中部件成分的加工与整字的加工都没有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两种加工均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低频会意字来说，研究结果发现两个水平的学习者三种会意字之间的成绩具有显著的差异，即合体会意字的错误率低于独体会意字。这表明初级和中级水平的泰国学习者低频会意字习得的过程是从局部到整字的加工，即自下而上的加工。可以说泰国学习者汉字构形意识已发展到“自动成分加工阶段”(Chuanren Ke 等, 2003)，就是学习者具有一定部件意识，并能把各种类部件运用到会意字的学习。



2. 会意字的内部构件，即成字构件和非成字构件之间对泰国学习者认知机制具有一定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初级水平学习者在低频会意字意义提取的过程中，两种合体字之间的成绩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以两个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c+c)的错误率还是低于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f+c)，这表明在低频会意字认知过程中，成字构件对初级学习者意义的提取更有优势。但是对于中级水平学习者来说，结果则发现以非成字构件和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f+c)的错误率低于以两个成字构件组成的合体会意字(c+c)，这可能是因为中级学习者的识字量和学习经验比初级学习者高，所以无论是哪种构件，他们都能运用其表意特点来提取字义。关于成字构件和非成字构件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汉字识别的影响，我们发现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有异同。据王健勤（2019）对欧美学生汉字字形认知的研究，发现欧美学生对成字部件的识别好于不成字部件，这是因为成字部件本身可以独立运用，对学习者来说字形的心理表征更容易建立，也就是说成字部件具有识别优势，而不成字部件本身一般是不会单独出现的，所以更难识别。然而，我们的实验结果发现中级学习者以非成字构件组合的会意字的错误率低于以成字构件组合的会意字，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成字部件和非成字部件两种构件的数量的差异其实不太大，所以对学习者意义提取的影响也不大。据傅永和(1993)的统计，从《辞海》的11834个汉字所拆分的648个部件中，发现成字部件有327个，占50.46%，而非成字部件有321个，占49.54%。另外，从基础部件的构字能力表来看，发现从使用次数在前20位的部件中，成字部件有12个，而非成字部件有8个。从这个数量来看，可以说两类部件的使用次数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无论是哪种部件都是学习者在形义字习得中都常看到的。虽然非成字部件是不能单独运用的，但是由于其使用的次数也比较高，所以非成字部件的意义可能不比成字部件更难提取的。

3. 在会意字习得过程中，字频对学习者具有一定的影响，就是汉字的熟悉度越高，语义判断的成绩越好。本研究结果发现高频字语义判断的错误率都低于低频字，这表明汉字的熟悉度对学习者会意字认知加工具有一定的影响。至于汉字频率对学习者汉字识别的影响，王健勤（2019），对拼音文字背景的欧美学生汉字认知加工策略的问题指出，汉字形音义的认知效应主要取决于学习者对汉字相关信息的熟悉度，也就是说汉字熟悉度越高，心里词典中形音义信息被激活的阈限会越低，所以高频字会更容易被激活。另外，我们认为本研究结果发现在高频会意字认知中没有出现会意字类型效应，原因也是由字频因素造成的。由于高频会意字的熟悉度很高，所以无论是由非成字构件还是成字构件组成的会意字，对于泰国学习者来说都是不难以提取意义的，但是在低频字认知中，由于低频会意字的熟悉度很低，所以更难提取其意义，学习者必须采用构件所包含的意义来帮助他们，导致会意字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4. 泰国学习者会意字认知能力是随着其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增强。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低频会意字习得过程中，学习者汉语水平的主效应达到了显著的水平，即中级水平学习者的成绩显著高于初级水平学习者。虽然高频会意字认知中，汉语水平的主效应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从语义判断的成绩来看，中级水平学习者的成绩还是高于初级水平学习者，这表明两个水平的学习者之间的能力存在差异，可以说泰国学习者会意字认知能力和构形意识是随着其汉语水平的升高而不断发



展的。关于汉字构形意识或正字法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汉语水平的学习者具有不同汉字构形意识的发展，例如：鹿士义（2002）的研究结果发现对于初级学习者来说（具有半年到一年汉语学习经验），其汉字构形意识还没有形成，并且发现中级学习者（具有一年到一年半汉语学习经验）汉字识别能力与初级学习者相比还没有差异，但是到高级学习阶段时（有一年半到两年半的学习经验）其汉字构形意识才萌发，可以说外国学习者汉字构形意识的萌发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王健勤（2005）考察汉字结构类型对外国学习者汉字构形意识的发展，发现学过一年级课程的外国学习者汉字构形意识已萌发，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习者的构形意识已经确立，并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另外，也发现构形意识的发展与学习者的识字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冯丽萍（2006）也发现识字量有助于外国学习者的构形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就是识字量越高，构形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越好。可以说本实验的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就是高水平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和构形意识好于低级水平学习者，也就是说学习者的汉语水平越高，会意字认知的能力越强。

五、结论

根据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得到以下的结论：

1. 初级和中级水平的泰国学习者形义字习得的过程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的加工，即平行加工，也就是说两个水平的学习者形义字习得的过程是从局部到整体和从整体到局部的加工。另外，在低频字认知中，成字构件对初级学习者会意字意义的提取更有重要的作用。
2. 会意字的内部构件，即成字构件和非成字构件之间对泰国学习者认知机制具有一定的影响，就是成字构件对初级学习者低频会意字意义的提取更有优势，但是对于中级水平学习者来说，两种构件对其意义的提取没有显著的影响。
3. 字频或汉字的熟悉度对泰国学习者形义字认知机制具有一定的影响，就是汉字的熟悉度越高，语义判断的能力越增加。
4. 泰国学习者形义字认知能力是随着其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增强，也就是说学习者的汉语水平越高，形义字认知能力越好。

六、对形义字教学的建议

形义字是一种表意字，包括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对于形义字的表音方面，几乎没有规律可循的，所以教师在形义字教学过程中，只能强调它的读音，但是在形义联系的教学方面，我们还可以采用各种教学方法来教授学习者。我们将以会意字为形义字的代表介绍一些教学方法：

(1) 部件的教学

在会意字教学中，教师应该把基本部件或常用部件先教授给学习者，让他们知道各种部件所表示的意义以及部件与部件之间的组合关系。这不仅能让学习者觉得会意字更有趣，还让他们对会意字的意义具有更深的理解，并且具有长期的记忆。汉字的部件可以分为两种，即成字部件和



非成字部件。据傅永和(1993)的统计，从《辞海》的 11834 个汉字所拆分的 648 个部件中，成字部件有 327 个，占 50.46%，而非成字部件有 321 个，占 49.54%。另外，从使用次数在前 20 位的部件中，成字部件有 12 个，非成字部件有 8 个。根据邢红兵 (2007)，使用次数在前 20 位的汉字部件是：口、一、日、丶、亼、木、人、丂、八、才、土、十、宀、大、宀、又、女、贝、丷、丶等。我们可以先教这些构字能力高的部件，让学生慢慢熟悉这些部件的含义，然后再教构字能力低的部件，这样会让学生能够猜测会意字大概的意义，并且意识到部件的重要性。

(2) 分解组合方法的教学

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符并形含义。会意的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以意会意和以形会意。我们建议利用“分解组合的方法”来教给学生，该办法是先把会意字的部件分解出来，然后再把各部件的意思组合起来。这种方法适合于具有部件知识的学生，因为无论是成字部件还是非成字部件，学生都能够把它们所表示的意义组合起来，例如：“休”是“人”和“木”组合起来，成为“休”字（人-木-休），意思是人靠在树上休息；“从”是“人”和“人”组合起来，成为“从”字（人-人-从），一个人跟着一个人，表示跟随的意义；“尘”是“小”和“土”组合起来，成为“尖”字（小-大-尖），上小下大，表示尖的东西；“鸣”是“口”和“鸟”组合起来，成为“鸣”字（口-鸟-鸣），表示鸟的叫声等等。

这个方法不仅能让学习者更快地提取会意字的意义。它还有助于初级或低水平的学习者提取汉字的意义，尤其是低频字或超纲字的意义。据《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1992)，常用汉字可以分为四种，即甲级字 (800 个)、乙级字 (804 个)、丙级字 (601 个) 和丁级字 (700 个)，前两者属于高频字，后两者属于低频字，而所谓超纲字是指不在汉字等级大纲中的汉字。在汉语阅读中，当学习者遇到不常用的汉字时，该方法可以帮助学习者猜测其意义，例如：“岩、甭”都是丙级字，“孕、岔”都是丁级字，这两种汉字都属于低频字，先把这些汉字分解出来，看各部件的意思，然后再把它们的意思组合起来，这样学习者会更容易提取这些汉字的意思。

“泵”是超纲字，意思是“吸入和排除流体的机械”（现代汉语词典，2015:64）。根据“泵”的字体来看，它是由“石”和“水”组合而成的，把石头放在水上，水就流出来，这跟“泵”的意思具有一定的关系。“𠙴”是超纲字，也是方言，意思是“瘦小”（现代汉语词典，2015:342）。它是由“不”和“大”组合而成的。虽然“𠙴”是不常用的汉字，但是运用了“分解组合方法”来提取汉字的意思，会发现这个方法更容易让学习者通达该字的意思，并且还让学习者对这些字具有长期的记忆。



参考文献

- 白学军、闫国利. 阅读心理学.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陈琴、刘婧、朱丽. 泰国学生汉字书写偏误分析.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9, 第 02 期.
- 傅永和. 汉字结构和构造成分的基础研究, 载于陈原主编, 现代汉语用字信息分析.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 冯丽萍. 外国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及其发展研究.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第 01 期.
-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 鹿士义. 母语为拼音文字的学习者汉字正字法意识发展的研究.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2, 第 03 期.
- 晴朗. 基于形义相依理论的留学生汉字习得研究—以《汉字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D]. 西北大学, 2018.
- 孙羽. 基于留学生字感调查的会意字教学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 黑龙江大学, 2018.
- 孙中运. 论六书之形义文字. [M].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 王建勤. 外国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发展模拟研究.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5, 第 04 期.
- 王建勤. 欧美学生汉字字形认知的实验研究, 载于王健勤主编, 汉语习得、教学与传播文集. [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9.
- 王秀荣. 国际汉语教师汉字教学手册.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 邢红兵. 现代汉字特征分析与计算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张莹莹. 概念整合理论视野下的会意字形义研究. [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16, 第 10 期.
- Jackson, N. E., Everson, M.E. & Ke, Chuanren. Beginning readers' awareness of the orthographic structure of semantic phonetic compounds: Lessons from a study of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Chinese Children. [M].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KANSINEE JATUPORNPIPOL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Address (地址) : 259 Malaiman Rd. Tumbol Nongpaklong, Muang, Nakhon Pathom, 73000, Thailand

